

徐复观全集

国族无穷愿无极
江山辽阔立多时

九州出版社

学术与政治之间

徐复观全集

学术与政治之间

九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术与政治之间 / 徐复观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3. 12

(徐复观全集)

ISBN 978-7-5108-2555-2

I. ①学… II. ①徐…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4294号

学术与政治之间

作 者 徐复观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 毫米 × 950 毫米 16 开
插页印张 0.5
印 张 36.25
字 数 406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555-2
定 价 7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徐复观先生（右四）



徐復觀先生著作

出版前言

徐复观先生的著作散见于海内外多家出版社，选录文章、编辑体例不尽相同。现将他的著作重新编辑校订整理，名为《徐复观全集》出版。

《全集》共二十六册，书目如下：

一至十二册为徐复观先生译著、专著，过去已出版单行本，《全集》基本按原定稿成书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一、《中国人之思维方法》与《诗的原理》

二、《学术与政治之间》

三、《中国思想史论集》

四、《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

五、《中国艺术精神》与《石涛之一研究》

六、《中国文学论集》

七、《两汉思想史》（一）

八、《两汉思想史》（二）

九、《两汉思想史》（三）

十、《中国文学论集续篇》

十一、《中国经学史的基础》与《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

十二、《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编辑《全集》时，编者补入若干文章，并将原单行本《公孙龙子讲疏》一书收入其中。

十三至二十五册，将徐复观先生散篇文章分类拟题编辑成书：

十三、《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

十四、《论知识分子》

十五、《论文化》(一)

十六、《论文化》(二)

十七、《青年与教育》

十八、《论文学》

十九、《论艺术》。并将原单行本《黄大痴两山水长卷的真伪问题》一书收入其中。

二十、《偶思与随笔》

二十一、《学术与政治之间续篇》(一)

二十二、《学术与政治之间续篇》(二)

二十三、《学术与政治之间续篇》(三)

(二十一至二十三册是按《学术与政治之间》的题意，将作者关于中外时政的文论汇编成册，拟名为《学术与政治之间续篇》。)

二十四、《无惭尺布裹头归·生平》。并将原单行本《无惭尺布裹头归——徐复观最后日记》收入其中。

二十五、《无惭尺布裹头归·交往集》

二十六、《追怀》。编入亲友学生及各界对徐复观先生的追思怀念以及后学私淑对他治学理念、人格精神的阐明与发挥。

徐复观先生的著作，以前有各种编辑版本，其中原编者加入的注释，在《全集》中依然保留的，以“原编者注”标明；编辑《全集》时，编者另外加入注释的，以“编者注”标明。

为更完整体现徐复观先生的思想脉络，编者将个别文章，在不同分类的卷中，酌情少量选取重复收入。

《全集》的编辑由徐复观先生哲嗣、台湾东海大学徐武军教授，台湾大学王晓波教授，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台湾东海大学薛顺雄教授协力完成。

九州出版社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

编者前言

徐复观教授，始名秉常，字佛观，于一九〇三年元月卅一日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县徐家坳凤形塆。八岁从父执中公启蒙，续在武昌高等师范及国学馆接受中国传统经典训练。一九二八年赴日，大量接触社会主义思潮，后入日本士官学校，因九一八事件返国。授身军职，参与娘子关战役及武汉保卫战。一九四三年任军令部派驻延安联络参谋，与共产党高层多次直接接触。返重庆后，参与决策内层，同时拜入熊十力先生门下。在熊先生的开导下，重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并从自身的实际经验中，体会出结合中国儒家思想及民主政治以救中国的理念。年近五十而志不遂，一九五一年转而致力于教育，择菁去芜地阐扬中国文化，并秉持理念评论时事。一九七〇年后迁居香港，诲人笔耕不辍。徐教授于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日辞世。他是新儒学的大家之一，亦是台、港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政论家，是二十世纪中国智识分子的典范。

我们参与《徐复观全集》的选编工作，是以诚敬的态度，完整地呈现徐复观教授对中华民族的热爱和执著，对理念的坚持，以及独特的人生轨迹。

九州出版社出版《徐复观全集》，使得徐复观教授累积的智慧，能完整地呈现给世人，我们相信徐复观教授是会感到非常欣慰的。

王晓波 郭齐勇 谨志
薛顺雄 徐武军

《学术与政治之间》最早分为《学术与政治之间》甲集、乙集，由台中中央书局一九五六年十月、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初版，甲集于一九五七年八月再版。后由香港南山书屋一九七六年三月印行港版《学术与政治之间》甲集、乙集合订本，并于一九八〇年四月，易名为“新版学术与政治之间”，由台北学生书局初版。

甲集自序

三年以来，中央书局的朋友常要把我已经发表过的零篇文章汇印一部分，最近我始以感激的心情加以接受。此一规模并不鸿巨的书局，过去在日人统治之下，曾经从文化方面表示了人类的尊严、祖国的尊严。我的文字，只有有这种历史的书局，才愿自动伸出手来，才使我感到有汇印的意义。

我既不是学者，也不是作家。并且我从来也不曾觉得在这样逼窄的空间，专靠卖文便可以维持生活。我之所以拿起笔来写文章，只因身经巨变，不仅亲眼看到许多自以为是尊荣、伟大、骄傲、光辉的东西，一转眼间便都跌得云散烟销，有同鼠肝虫臂。并且还亲眼看到无数的纯朴无知的乡农村姬，无数的天真无邪的少女青年，有的根本不知今是何世，有的还未向这世界睁开眼睛，也都在一夜之间变成待罪的羔羊，被交付末日的审判。在这审判中，作为人类最低本能的哭泣、呼号，作为人类最大尊严的良心、理性，都成为罪恶与羞辱，不值分文。而我的亲友、家园、山河、大地，也都在一夜之间永成隔世。凡这种种，并非历史中的神话，而是一个人亲身的经历，则作为“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的我，对此一巨变的前因后果，及此一巨变之前途归结，如何能不认真地去想，如何能不认真地去。想了看了以后，在感叹激荡的情

怀中，如何能不把想到看到的千百分之一，倾诉于在同一遭际下的人们之前。所以我正式拿起笔来写文章，是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因此，不仅我的学力限制了我写纯学术性的文章，而我的心境也不容许我孤踪独往，写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文章。我之所以用一篇《学术与政治之间》的文字来作这一文录的名称，正是如实地说明我没有能力和方法去追求与此一时代不相关涉的高文典册。这是人生最大的不幸。至于我在这泛滥着百千万人的血河泪海中，大之不能逞呼风唤雨之灵，小之不能陈鸡鸣狗盗之力。几希之明，只能倾吐出这些微末不足道的慨叹，以偃蹇于荒天漠地之中，内心的惶愧当然是不言可喻的。

在这里，除了已经印成单行本的不再收录外，有关纯时事性的文字也几乎不曾收录。此会使许多读者失望，但这绝非因此类文字已境过情迁，一无价值。相反的，此次重清旧稿，发现我过去写这类的文字时，常是倾注自己的心血，以直接承担着时代中的某一问题；我从未觉得我是与恶魔决斗的勇士，而只是在我的前后左右，没有安放恶魔的位置。所以每篇文字中，尽管夹杂有许多的委曲，但总流露有几句真切的话，以与时代的呼吸相通。我之所以不收录这类文字，第一，是因为这个时代对于我们特别艰难，不容多一次浪费纸墨。第二，是因为这类文字虽不是什么肘后之方，但总希望对时代的智慧能稍有所补益。此而不能，则惟有留待将来的历史家，当他们开辟榛芜时作一点索引之用，所以现在宁可束之高阁。同时，我也常常想到，一个病人正当生死存亡待决的关头，也正是医生们的诊断工作最为紧张忙碌的时候。等到病人的前途只靠自己的生理作用而不是靠药物刀圭，则医生们自然可以悠闲下来，把注意力转向另外的事物。因此，我不仅近三年来极少写这类的文章，恐怕今

后对此会完全搁笔不写了。但我得再郑重申述一句，中国古圣先贤，有如孔子、孟子，他们对当时君臣们的谆谆告诫，实际就是他们的时论文章。所以我认为凡是以自己的良心、理性，通过时代的具体问题，以呼唤时代的良心、理性的时论文章，这都是圣贤志业之所存，亦即国家命运之所系。人类数千年的历史文化证明，要政治清明、国家强盛，则政治指导之权必操于社会。社会指导政治的具体途径，一为舆论，一为选举。有真正的舆论乃有真正的选举，故舆论又为选举的先决条件。而所谓舆论，乃系对政治的批评，不是对政治的歌颂，此乃无间于古今中外之常理。假定一个时代到了由钉死自己的良心、理性，进而想去钉死社会的良心、理性的阿谀家们，起来取真正的时论者而代之的时候，这正说明此一时代的终结。因此，我坚信希特勒、史达林们必永远受到人类的唾骂，这是他得到的阿谀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收在这里的二十篇文章，其次序是按照发表时间的先后。在内容上，有的地方感到重复，因为这本不是一部组织完整的书；有的地方又感到互有出入，因为这是个人在不断的思索过程中自然发生的演变。本来是极寻常的道理，但要真能心领神会，直接加以承当，却须几经曲折，几经甘苦，得来却并不容易。我对中国的政治问题，一直到写《中国政治问题的两个层次》一文时，才算摆脱了数十年来许多似是而非的纠缠，看出一条明确简捷的道路。我对于中国文化在解决中国今后问题中所占的地位的问题，一直到最近三年，才能从历史和时代的泥淖中拔了出来，得出一个确然不可移易的分际和信心。我的观点并没有完全包括在这本文录里面，甚至有许多还没有写出来。但这本文录也多少可以表示我在思考途程中的标志。

我深深地体验到，在这样的时代，要保持一个干净的心灵，不仅须靠个人不断的反省、忏悔，并且也还需要外缘的帮助扶持。所以我对于年来在精神上、生活上给我以许多鼓励和关注的朋友，愿借此机会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二日徐复观志于台北旅次

甲集再版序

兹当甲集再版之际，仅述两事以资感念。第一是在周弃予先生阅过的一册文录上，注出的错字有五十七个之多，我便借回来一一改正，得以偷懒省去自己的再校工作。此外，我还发现他在八个地方记下了问号。对于这些问号，虽然除了二十一页第十行提到五四运动的几句话，实在近于粗率，深感不安外，其余的我不愿另外表示意见，但周先生肯这样认真地细阅这本文录，实使我感到荣幸。其次，文录出刊后，程沧波先生曾写了一篇介绍文章，称誉过当，某机关报的星期专论曾指射这是文人的互相标榜。但我知道沧波平生是不轻作谀词的人。他之所以称誉过当，恐怕完全是出自他对时代的感。读者若从沧波文章的正面来衡量我个人，我便会觉得非常惶恐。但若从他文章的反面去正视此一时代，了解此一时代，则将立刻发现由他那一副苍凉感情所浮出的文字，也实有其客观的意义。他在文章收尾处更补上顾亭林初看见《明夷待访录》的一段故实，他说他自己不敢自拟于亭林，而以黄梨洲期待我，这或许更增加标榜之嫌。但我觉得，顾亭林、黄梨洲这两个姓名，现在的人看起来很以为光荣，但在当时一般人看来恐怕是不祥之物。我国历史中，政治势力才是最动人的东西。担当一个与现实政治势力经常处于危疑状态的人类责任，独

往独来，这并不是讨便宜的勾当。因此，时代假定依然需要顾亭林、黄梨洲，这将是与人无竞、与世无争的一条人生道路，而沧波正不必以此谦让未遑的。所以我依然把沧波的那篇介绍文章附录在文录的后面。

一九五七年七月徐复观于私立东海大学

乙集自序

继《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甲集后，又选印出这部乙集，完全是由于中央书局的朋友们的好意。在乙集里，学术性的讨论超过了政治性的讨论，这只能说明我个人生活的环境与心情正在天天地演变。倘由此而能演变到将我的余年完全埋葬在书房里面，那将是人类对我所作的最大恩赐。我希望能得到这种恩赐。

在乙集里面也收有若干在情调上与全书并不十分谐和的文章，这纯是留作个人生命历程中的纪念，希望读者与以原谅。

对于无涯的知识，每个人都是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对于无穷的人生境界，每个人都可以当下自足，但同时也会感到仰之弥高。自己所没有研究到的知识，应谦虚地予以保留；自己所没有达到的人生境界，应虔诚地加以尊敬。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学人所必须具备的良心，也是“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思想自由的基础。自己所不知道的知识，便要独断地加以打倒；自己所未达到的人生境界，便要武断地加以踏平；每个人觉得自己就是知识世界的全体，自己就是人格世界的全体。像这种精神中的各个极权王国，若不设法把它敞开，则人类的文化、个人的生命都将感受到窒息，而失掉谈文化、讲思想的真正意义。

许多精神的极权王国之所以形成，我怀疑它和今日的政治问

题有种共同的心理因素，即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过分的自卑感。在现实政治中本找不出圣贤，便不能希望搞现实政治的人能放弃个人的权力欲望。但有的人，在民主政治体制之下，一样可以得到光荣的权力；可是他们宁愿面对社会、面对世界，说出许多自损尊严的虚辞诳语，以求达到欲盖弥彰的反民主自由的目的。在他们的各种说法中，决找不出可以作为反民主自由的任何根据。然则原因到底何在？恐怕只是由于在各个人念虑的几微之际，有一种“满身污秽”的自卑感觉，因而只想躲在薄暗的殿堂里面，不愿照见民主自由的太阳。此种自卑心理的未能解除，结果造成了国家和政治中各个人自身的不幸，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在今日，既有人以满身污秽的自卑心理来面对政治问题，也有人以“满面羞惭”的自卑心理来面对文化问题。在此种人的心目中，觉得只有咒骂侮辱自己的历史文化，才能减轻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罪孽感。这恰和共产党里面许多人为了“丢掉历史包袱”所作的坦白心情，一般无二。政治上反自由民主者口头上的理由，是说中国不合于自由民主，亦即是担当不起自由民主；把个人担当不起的自卑心理，投射在整个的国家身上。文化上反历史文化者的口头理由，是说不打倒自己的历史文化，西方的文化便走不进来；把这一代人的阴鄙堕退，一笔写在自己的历史文化身上。其实，人类文化都是由堂堂正正的人所创造出来，都要由堂堂正正的人所传承下去。只有由平实正常的心理所形成的堂堂正正的态度，才能把古今中外的文化平铺在自己面前，一任自己理性良心的评判、选择、吸收、消化。满面羞惭的自卑心理使一个人在精神上抬不起头来，这固然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文化，同样也不能正视西方的历史文化。在此种情形下，纵然有少数人能认